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# 资治通鑑

臺  
南  
果  
題

[宋]司马光◎著 黄锦鋐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六辑 · 唐(下)

【〇拾玖】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# 资治通鉴

[宋]司马光◎著 黄锦铨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---

## 第六辑 · 唐(下)

卷二百五十一 唐懿宗咸通九年(868) ~ 卷二百六十五 唐昭宣帝天祐三年(906)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 目 录

卷第二百一十八	唐纪三十四	唐肃宗至德元载 (756) .....	1
卷第二百一十九	唐纪三十五	唐肃宗至德元载~二载 (756~757) .....	30
卷第二百二十	唐纪三十六	唐肃宗至德二载~乾元元年 (757~758) .....	55
卷第二百二十一	唐纪三十七	唐肃宗乾元二年~上元元年 (759~760) .....	85
卷第二百二十二	唐纪三十八	唐肃宗上元二年~唐代宗广德元年 (761~763) .....	114
卷第二百二十三	唐纪三十九	唐代宗广德元年~永泰元年 (763~765) .....	142
卷第二百二十四	唐纪四十	唐代宗永泰元年~大历八年 (765~773) .....	171
卷第二百二十五	唐纪四十一	唐代宗大历九年~大历十四年 (774~779) .....	202
卷第二百二十六	唐纪四十二	唐代宗大历十四年~唐德宗建中二年 (779~781) .....	234
卷第二百二十七	唐纪四十三	唐德宗建中二年~三年 (781~782) .....	262
卷第二百二十八	唐纪四十四	唐德宗建中四年 (783) .....	290
卷第二百二十九	唐纪四十五	唐德宗建中四年~兴元元年 (783~784) .....	316
卷第二百三十	唐纪四十六	唐德宗兴元元年 (784) .....	340
卷第二百三十一	唐纪四十七	唐德宗兴元元年~贞元元年 (784~785) .....	364
卷第二百三十二	唐纪四十八	唐德宗贞元元年~三年 (785~787) .....	389
卷第二百三十三	唐纪四十九	唐德宗贞元三年~七年 (787~791) .....	418
卷第二百三十四	唐纪五十	唐德宗贞元八年~十年 (792~794) .....	443
卷第二百三十五	唐纪五十一	唐德宗贞元十年~十六年 (794~800) .....	473
卷第二百三十六	唐纪五十二	唐德宗贞元十七年~唐顺宗永贞元年 (801~805) .....	501
卷第二百三十七	唐纪五十三	唐宪宗元和元年~四年 (806~809) .....	526
卷第二百三十八	唐纪五十四	唐宪宗元和四年~七年 (809~812) .....	554
卷第二百三十九	唐纪五十五	唐宪宗元和七年~十一年 (812~816) .....	583
卷第二百四十	唐纪五十六	唐宪宗元和十二年~十四年 (817~819) .....	613

卷第二百四十一	唐纪五十七	唐宪宗元和十四年~唐穆宗长庆元年(819~821) .....	640
卷第二百四十二	唐纪五十八	唐穆宗长庆元年~二年(821~822) .....	667
卷第二百四十三	唐纪五十九	唐穆宗长庆三年~唐文宗太和二年(823~828) .....	690
卷第二百四十四	唐纪六十	唐文宗太和三年~七年(829~833) .....	721
卷第二百四十五	唐纪六十一	唐文宗太和八年~唐文宗开成二年(834~837) .....	748
卷第二百四十六	唐纪六十二	唐文宗开成三年~唐武宗会昌二年(838~842) .....	778
卷第二百四十七	唐纪六十三	唐武宗会昌三年~四年(843~844) .....	807
卷第二百四十八	唐纪六十四	唐武宗会昌四年~唐宣宗大中三年(844~849) .....	833
卷第二百四十九	唐纪六十五	唐宣宗大中四年~大中十三年(850~859) .....	863
卷第二百五十	唐纪六十六	唐懿宗咸通元年~八年(860~867) .....	894
卷第二百五十一	唐纪六十七	唐懿宗咸通九年~十年(868~869) .....	923
卷第二百五十二	唐纪六十八	唐懿宗咸通十一年~唐僖宗乾符三年(870~876) .....	949
卷第二百五十三	唐纪六十九	唐僖宗乾符四年~广明元年(877~880) .....	978
卷第二百五十四	唐纪七十	唐僖宗广明元年~中和二年(880~882) .....	1006
卷第二百五十五	唐纪七十一	唐僖宗中和二年~四年(882~884) .....	1034
卷第二百五十六	唐纪七十二	唐僖宗中和四年~光启三年(884~887) .....	1063
卷第二百五十七	唐纪七十三	唐僖宗光启三年~文德元年(887~888) .....	1092
卷第二百五十八	唐纪七十四	唐昭宗龙纪元年~大顺二年(889~891) .....	1121
卷第二百五十九	唐纪七十五	唐昭宗景福元年~乾宁元年(892~894) .....	1148
卷第二百六十	唐纪七十六	唐昭宗乾宁二年~三年(895~896) .....	1179
卷第二百六十一	唐纪七十七	唐昭宗乾宁四年~光化二年(897~899) .....	1208
卷第二百六十二	唐纪七十八	唐昭宗光化三年~天复元年(900~901) .....	1233
卷第二百六十三	唐纪七十九	唐昭宗天复二年~三年(902~903) .....	1261
卷第二百六十四	唐纪八十	唐昭宗天复三年~天祐元年(903~904) .....	1289
卷第二百六十五	唐纪八十一	唐昭宗天祐元年~唐昭宣帝天祐三年(904~906) .....	1311

#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五十一

## 唐纪六十七

起著雍困敦（868）  
尽屠维赤奋若（869）  
共2年

###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（中）

咸通九年（戊子，868）

1. 夏，六月，凤翔少尹李师望对皇上说：“嵩州控制扼住南诏，成为该地的要冲，而成都道路遥远，难以用来节制，请建制定边军，屯驻重兵在嵩州，以邛州为治所。”朝廷认为确应如此，就派师望做嵩州刺史，兼定边军节度，眉、蜀、邛、雅、嘉、黎等州观察，统辖管理诸蛮，并统领诸道行营、制置等使。师望为便利于能专制一方面的军政，所以才建议此项策略；其实邛距离成都才一百六十里，嵩距离邛有千里，他的欺骗诬罔竟到如此程度。

2. 起初，南诏攻陷安南，敕命徐泗招募士兵二千前往支援，分八百人另外戍守在桂州，最初约定三年更换一次。徐泗观察使崔彦曾，是慎由的从子，严厉苛刻；朝廷因为徐地的士兵骄横，所以命令他去镇守。都押牙尹戡、教练使杜璋、兵马使徐行俭等当权用事，军中怨恨。戍守在桂州的已经有六年，屡次要求替代回防，戡却对彦曾说，因为军中财务空虚，动员兵力所花费用很多，请再留戍一年。彦曾同意了。戍守的士卒知道后，都愤怒极了。

咸通九年（戊子，868）

1. 夏，六月，凤翔少尹李师望上言：“嵩州控扼南诏，为其要冲，成都道远，难以节制，请建定边军，屯重兵于嵩州，以邛州为理所。”朝廷以为信然，以师望为嵩州刺史，充定边军节度，眉、蜀、邛、雅、嘉、黎等州观察，统押诸蛮并统领诸道行营、制置等使。师望利于专制方面，故建此策；其实邛距成都才百六十里，嵩距邛千里，其欺罔如此。

2. 初，南诏陷安南，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，分八百人别戍桂州，初约三年一代。徐泗观察使崔彦曾，慎由之从子也，性严刻；朝廷以徐兵骄，命镇之。都押牙尹戡、教练使杜璋、兵马使徐行俭用事，军中怨之。戍桂州者已六年，屡求代还，戡言于彦曾，以军帑空虚，发兵所费颇多，请更留戍卒一年；彦曾从之。戍卒闻之，怒。



都虞候许佶、军校赵可立、姚周、张行实等都是从前徐州的一群强盗，州县不能征讨，因而招顺他们，补上牙职。适逢桂管观察使李丛调移湖南，新任的观察使还未到，秋，七月，佶等作乱，杀都将王仲甫，推戴粮料判官庞勋为主，抢劫了府库中的兵械回到北方，所经过之地必定剽窃掠夺，州县也不能抗御。朝廷知道了，八月，派高品张敬思赦免他们的罪刑，部分送回徐州，于是戍守的士卒才停止剽窃抢夺。

3. 派前静海节度使高骈做右金吾大将军。骈请求派从孙浚来代替镇守交趾，皇上同意了。

4. 九月，戊戌日（初八），派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做西川节度使；因为有定边军的缘故，所以不兼办统领签押诸蛮安抚等使。

5. 庞勋等到了湖南，监军用计引诱他，让他把甲兵都交了出来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，徐地的兵卒不敢入境，乘船沿着江水东下。许佶等相互计谋说：“我辈的罪状比银刀军还重，而朝廷所以赦免的原因，是顾虑我们沿路攻城抢劫，或者溃败四散而成为祸患而已，如果到了徐州，一定会被杀了！”于是各用私人财产制造甲兵旗帜。经过浙西，进入淮南，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派遣使者慰劳，供给刍草、米粮。

都押牙李湘对绹说：“徐州士卒擅自还归，势必作乱；虽然没有皇上敕令诛杀讨伐他们，但藩镇大臣应当遇事时制定权宜之计。高邮（淮水岸有峡谷）两岸险峻（岸峡之峡字今改作峻），而且水势深且狭，请率领奇兵埋伏在旁侧，而焚烧苇荻所造的舟船阻塞在前，用强劲的兵力蹙践在后，当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不然，被他们脱逃得以渡过淮水，到达徐州，和怨愤的士众结合，则造成的祸患必然很大。”绹一向懦弱胆小，并且又没敕书，于

都虞候许佶、军校赵可立、姚周、张行实皆故徐州群盗，州县不能讨，招出之，补牙职。会桂管观察使李丛移湖南，新使未至，秋，七月，佶等作乱，杀都将王仲甫，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，劫库兵北还，所过剽掠，州县莫能御。朝廷闻之，八月，遣高品张敬思赦其罪，部送归徐州，戍卒乃止剽掠。

3. 以前静海节度使高骈为右金吾大将军。骈请以从孙浚代镇交趾，从之。

4. 九月戊戌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耽为西川节度使；以有定边军之故，不领统押诸蛮安抚等使。

5. 庞勋等至湖南，监军以计诱之，使悉输其甲兵。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严兵守要害，徐卒不敢入境，泛舟沿江东下。许佶等相与谋曰：“吾辈罪大于银刀，朝廷所以赦之者，虑缘道攻劫，或溃散为患耳，若至徐州，必菹醢矣！”乃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。过浙西，入淮南，淮南节度使令狐绹遣使慰劳，给刍米。

都押牙李湘言于绹曰：“徐卒擅归，势必为乱；虽无敕令诛讨，藩镇大臣当临事制宜。高邮岸峡而水深狭，请将奇兵伏于其侧，焚烧舟以塞其前，以劲兵蹙其后，可尽擒也。不

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

是就说：“他们在淮南只要不做暴力乱行之事，就随他们经过，其他就不是我们的事了。”

勛招集了银刀军等各逃窜藏匿以及亡命之徒躲藏在船中，人数多达千人。丁巳日（二十七日），到了泗州。刺史杜慆在球场上宴飨招待，优人致辞时，徐地的士卒以为是捉弄他们，擒下优人，准备杀头，在座的人都惊慌四散。慆早有准备，徐卒不敢作乱而就此罢止。慆是惊的弟弟。

先是，朝廷几次敕命崔彦曾慰抚戍卒中擅自归乡的，不要使他们忧虑疑惧。彦曾派使者把救命的意思告诉他们，敕命传送络绎不绝。勛也相继表明态度，文辞礼节都十分恭敬。戊午日（二十八日），走到徐城，勛和许佶等就对士众说：“我们擅自归乡，是为了思念妻子和孩子而已。如今听说已有密令下达本军，到达时就被支解灭族！大丈夫与其自投网罗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，不如互相戮力同心，赴汤蹈火，岂止是解脱祸患，兼有富贵可以追求，况且城中的将士都是我辈的父兄子弟，我辈在外一唱，他们必会在内响应。然后遵循王侍中旧例，五十万赏钱，可以迅速轻易地等到。”大家都高呼跳跃而称好。只有将士赵武等十二人忧虑恐惧，准备逃走，而都被杀了头，派使者把头送给彦曾，并且上状说：“勛等远戍在外已经六年，对乡里实在怀念；而武等人借着士众内心不安，就萌生奸计。将士等都知道会被欺蒙牵累，而极力避免被诛杀！如今既已蒙恩泽而被宥谅，就共同杀了罪恶之首来补罪过。”冬，十月，甲子日（初四），使者到了彭城，彦曾把他捉下讯问，得知了全部实情，就把他囚拘起来。丁卯日（初七），勛又在递送使府的邮筒中上书状，说：“将士自觉负有罪愆，所以各人都满怀忧心疑惧；如今已到了苻离，但尚未解除甲兵。因为军将尹

然，纵之使得渡淮，至徐州，与怨愤之众合，为患必大。”绹素懦怯，且以无敕书，乃曰：“彼在淮南不为暴，听其自过，徐非吾事也。”

勛招集银刀等都军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，众至千人。丁巳，至泗州。刺史杜慆饗之于毬场，优人致辞；徐卒以为玩已，擒优人，欲斩之，坐者惊散。慆素为之备，徐卒不敢为乱而止。慆，惊之弟也。

先是，朝廷屡敕崔彦曾慰抚戍卒擅归者，勿使忧疑。彦曾遣使以敕意谕之，道路相望。勛亦申状相继，辞礼甚恭。戊午，行及徐城，勛与许佶等乃言于众曰：“吾辈擅归，思见妻子耳。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，至则支分灭族矣！丈夫与其自投罗网，为天下笑，曷若相与戮力同心，赴蹈汤火，岂徒脱祸，兼富贵可求！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，吾辈一唱于外，彼必响应于内矣。然后遵王侍中故事，五十万赏钱，可翘足待也！”众皆呼跃称善。将士赵武等十二人独忧惧，欲逃去，悉斩之，遣使致其首于彦曾，且为申状，称：“勛等远戍六年，实怀乡里；而武等因众心不安，辄萌奸计。将士诚知诖误，敢避诛夷！今既蒙恩全宥，辄共诛首恶以补愆尤。”冬，十月甲子，使者至彭城，彦曾执而讯之，具得其情，乃囚之。丁卯，勛复于递中申状，称：“将士自负罪戾，各怀忧疑，今已及苻离，尚未



戡、杜璋、徐行俭等狡诈多疑，必定会产生挑衅仇隙，请暂且停止这三人的职务，以安定人心，就请将戍还将士另设置二营，由一将领导。”

当时戍守的士卒距离彭城已只有一百二十里，全城恐惧。彦曾召集诸将商议，都流涕说：“近来因为银刀军凶悍，使一军都蒙受恶名，致被歼杀流放窜逐，其中不乏冤枉浮滥。如今冤屈呼痛的声音还未停止，而桂州戍卒又再次猖狂，如果纵容使他们进城，一定叛逆作乱，如此，就全城肝脑涂地了！不如乘他远来疲敝，出兵攻击他，我方安逸而对方劳顿，将无往而不胜。”彦曾犹豫未决。团练判官温廷（一作庭）皓再次对彦曾说：“安危的征兆，已经显现在眼前，得失的机运，就取决在今天。如今攻打他们会有三难，而舍弃攻击就有五害：皇上诏命赦免他们的罪责而擅自诛杀他们，是一难。率领着父兄去征讨他们的子弟，是二难。枝节朋党勾结牵连，受刑被杀的人一定多，是三难。但本道戍守在外的士卒擅自归乡，若不杀则诸道戍守边防的人都起而效法，就无法制止禁御了，是一害。将是一军的首长，而竟然动辄杀害，那么凡是做将领的人，将何以发号命令士卒！是二害。所到之处剽窃抢夺，私自制造甲兵，招募接纳亡命之徒，如此而不征伐，又如何惩戒恶人！是三害。军中将士，都是他们的亲属，银刀军的余党，还潜藏在山泽，一旦内外同时发动，将何以支撑！是四害。逼迫威胁军府，杀了所顾忌的三将，又想自己编为一营，听从他则银刀军的祸患又再度引起，违背他，就借此作乱，是五害。希望明公排除三难，杜绝五害，早定大计，以满足众人的寄望。”

当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人，彦曾就命令都虞候元密等率领士兵三千人去征讨勛，条列释甲。盖以军将尹戡、杜璋、徐行俭等狡诈多疑，必生衅隙，乞且停此三人职任，以安众心，仍乞戍还将士别置二营，共为一将。”

时戍卒拒彭城止四驛，闔城惶惧。彦曾召诸将谋之，皆泣曰：“比以银刀凶悍，使一军皆蒙恶名，歼夷流窜，不无枉滥。今冤痛之声未已，而桂州戍卒复尔猖狂，若纵使入城，必为逆乱，如此，则闔境涂地矣！不若乘其远来疲弊，发兵击之，我逸彼劳，往无不捷。”彦曾犹豫未决。团练判官温廷皓复言于彦曾曰：“安危之兆，已在目前，得失之机，决于今日。今击之有三难，而舍之有五害：诏释其罪而擅诛之，一难也。帅其父兄，讨其子弟，二难也。枝党钩连，刑戮必多，三难也。然当道戍卒擅归，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，无以制御，一害也。将者一军之首，而辄敢害之，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！二害也。所过剽掠，自为甲兵，招纳亡命，此而不讨，何以惩恶！三害也。军中将士，皆其亲属，银刀余党，潜匿山泽，一旦内外俱发，何以支梧！四害也。逼胁军府，诛所忌三将，又欲自为一营，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，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，五害也。惟明公去其三难，绝其五害，早定大计，以副众望。”

时城中有兵四千三百，彦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将兵三千人讨勛，数勛之罪以令士众，



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

勋的罪行以号令士众，并且说：“不仅是使平民生灵涂炭，实际上也污染了将士。假使国家动员兵力来诛灭讨伐时，就玉石俱焚了！”又说：“凡是他们的亲属，都不用忧虑疑惧，罪责止及个人，一定不会连坐。”于是命令宿州出兵苻离，泗州出兵于虹以截击他们，并且奏报他们的情状。彦曾告诫元密不要伤害到敕使。

戊辰日（初八），元密从彭城出发，军容十分盛大。诸将到任山以北数里时，停下士兵不再前进，共同商议所以夺敕使的计谋，想等贼人进到馆中时，才驱使士兵攻击他们，派人改换衣服背负着薪柴以侦查贼人。傍晚日暮时，贼人已到任山，见馆中空无一人，又没有供给，心中怀疑，看见负薪柴的人，就把他捉来拷问，果然得到了实情。于是做了假人，排列在山下而自己却暗中跑了。到晚上时，官军才发觉，惟恐贼兵潜伏在山谷而从小道来偷袭，所以又引兵退守住宿在城南，第二天清晨，才进兵追击。

当时贼兵已到苻离，宿州的驻军五百人出城在潍水上作战，结果望风奔逃溃败，贼兵于是抵达了宿州。当时宿州缺刺史，由观察副使焦璐代理州事，城中已经没有剩余兵力，庚午日（初十），贼兵攻陷城池，璐逃走而得免一死。贼兵把城中财货都聚集在一起叫百姓来拿，一天之中，四方远处的人像云般凑集，等拿了财货后就开始选募他们当兵，如有不愿意的人，立刻杀头，从早到晚，募集了几千人。于是引兵登城，而庞勋自称是兵马留后。

再过了一夜，官军才到，而贼人守备已经严密，不能再发动攻势了。先是，焦璐听说苻离战败，挖断了汴水用来隔断北路，贼兵到时，水还浅可以涉渡，等官军到时，水已经很深了。壬申日（十二日），元密带领士兵渡水，准备围城，适逢大风，贼人以火箭射城

且曰：“非惟涂炭平人，实亦污染将士。傥国家发兵诛讨，则玉石俱焚矣！”又曰：“凡彼亲属，无用忧疑，罪止一身，必无连坐。”仍命宿州出兵苻离，泗州出兵于虹以邀之，且奏其状。彦曾戒元密无伤敕使。

戊辰，元密发彭城，军容甚盛。诸将至任山北数里，顿兵不进，共思所以夺敕使之计，欲俟贼入馆，乃纵兵击之，遣人变服负薪以诮贼。日暮，贼至任山，馆中空无人，又无供给，疑之，见负薪者，执而榜之，果得其情。乃为偶人列于山下而潜遁。比夜，官军始觉之，恐贼潜伏山谷及间道来袭，复引兵退宿于城南，明旦，乃进追之。

时贼已至苻离，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战于潍水上，望风奔溃，贼遂抵宿州。时宿州阙刺史，观察副使焦璐摄州事，城中无复馀兵，庚午，贼攻陷之，璐走免。贼悉聚城中货财，令百姓来取之，一日之中，四远云集，然后选募为兵，有不愿者立斩之，自旦至暮，得数千人。于是勒兵乘城，庞勋自称兵马留后。

再宿，官军始至，贼守备已严，不可复攻。先是，焦璐闻苻离败，决汴水以断北路，贼至，水尚浅可涉，比官军至，已深矣。壬申，元密引兵渡水，将围城，会大风，贼以火



外的茅屋，使火延烧到官军军营，士卒前进就得冒犯箭矢与弹石，退后则又被水火限制，贼兵趁势急攻，杀死的人将近三百人。元密等以为贼人一定会固守，所以只想攻取城池的计策。

贼兵在夜晚教妇人击鼓巡更，掠夺了城中大船三百艘，都载运了物资粮秣，顺着水流而下，准备进入江湖做强盗；用一千匹缣赠给张敬思，派遣骑兵送他到汴州的东境界，放他往西边回到长安。

第二天清晨，官军知道贼兵已经离去，才狼狈地去追击，士卒都没有进食，等追到时，都已经饿得没力气。贼兵在堤下把舟整齐地朝着岸排列，而在堤外布下阵势，埋伏了千人在舟中，官军快到时，阵中的人都走进泽障中。元密以为他们畏惧自己，于是放兵追击；贼兵从舟中出来，两面夹攻，从午时直打到申时，官军大败。密带着士兵逃走，陷在荷花池中，贼兵追及，密等诸将以及监阵敕使都战死，士卒死了将近千人，其余的都向贼兵投降，没有一人回到徐地。贼兵讯问投降的士卒有关彭城的人情和军事计划谋略，得悉毫无戒备，于是就有了进攻彭城的意图。

乙亥日（十五日），庞勋率领士兵往北渡过了濉水，越过山岭直趋彭城。当天晚上，崔彦曾才知道元密战败，移送公文到邻道去求救；第二天，屯塞城门，选择了城中的壮年男子为守备，而内外都已经震惊惶恐，不再有固守的意志。有人劝彦曾逃奔兖州，彦曾愤怒地说：“我是元帅，城池失陷而死，是职责所在！”立刻杀了进言的人。

丁丑日（十七日），贼兵到了城下，士众有六七千人，鼓噪之声动地，而百姓住在城外的，贼人反加以慰安抚顺，没有一丝侵犯骚扰，因此，百姓争相归顺，不到一个时辰，

箭射城外茅屋，延及官军营，士卒进则冒矢石，退则限水火，贼急击之，死者近三百人。元密等以为贼必固守，但为攻取之计。

贼夜使妇人持更，掠城中大船三百艘，备载资粮，顺流而下，欲入江湖为盗；以千缣赠张敬思，遣骑送至汴之东境，纵使西归。

明旦，官军知贼已去，狼狈追之，士卒皆未食，比追及，已饥乏。贼舣舟堤下而陈于堤外，伏千人于舟中，官军将至，陈者皆走入陂中。密以为畏己，纵兵追之；贼自舟中出，夹攻之，自午及申，官军大败。密引兵走，陷于荷渚，贼追及之，密等诸将及监陈敕使皆死，士卒死者殆千人，其余皆降于贼，无一人还徐者。贼问降卒以彭城人情计谋，知其无备，始有攻彭城之志。

乙亥，庞勋引兵北渡濉水，逾山趣彭城。其夕，崔彦曾始知元密败，移牒邻道求救。明日，塞门，选城中丁壮为守备，内外震恐，无复固志。或劝彦曾奔兖州，彦曾怒曰：“吾为元帅，城陷而死，职也！”立斩言者。

丁丑，贼至城下，众六七千人，鼓噪动地，民居在城外者，贼皆慰抚，无所侵扰，由

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

攻下了城外的罗城（大城）。彦曾退守到城内小城（子城）以求自保，而百姓竟帮助贼兵攻城，推来草车塞住城门而点燃起来，城池失陷。贼兵把彦曾囚拘在大彭馆，捉了尹戡、杜璋、徐行俭，把他们破了腹，锉成寸断，杀了全族。勋坐在徐州观察厅事，陈列了众多兵卫，文武将吏都俯伏谒见，没人敢抬头仰视。当日，城中愿意附顺服从的就有一万多人。

戊寅日（十八日），勋召见温庭皓，命令他起草表章求取节钺，庭皓说：“此事甚为重大，不是顷刻间可以完成，请求能够回家后慢慢起草。”勋答应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勋派人催促，庭皓来见勋说：“昨天所以没有立刻拒绝的原因，是想和妻子见一面而已。如今已与妻子诀别，特地前来就死。”勋仔细地看庭皓，笑着说：“书生竟敢如此，难道不怕死吗！庞勋能攻占徐州，哪怕没人起草表章！”就把庭皓放了。

有个叫周重的人，常常以才略自负，庞勋迎待他为上宾，周重替勋起草表章，大致说：“臣的军队，是来自汉代王室兴起的所在地（汉高帝起于沛，沛县属徐州），近来因为节度使刻薄剥削军府兵员的粮饷，刑罚、奖赏失去公正，于是引起士卒迫逐主帅。而陛下强夺了他们的指挥管辖，剪灭了全军，有的死亡，有的流放，冤枉和横死的人无数。如今听说本道再次准备诛杀，将士都难以抑止悲痛愤恨，推派臣子权充兵马留后，以镇压十万的军队，抚顺四州（徐、宿、濠、泗）的土地。臣听说见到利时必须乘趁时机，这是成帝王之业的资借。臣见到利时不想失去，遇到时机时不会迟疑；乞求圣恩，再赐旌节。不然，就挥动兵戈，拖曳剑戟，即时拜见宫阙也时不为迟！”庚辰日（二十日），派遣押牙张瑄奉表到达京师。

庞勋派许佶为都虞候，赵可立为都游弈使，朋党各补牙职，分别统领诸军。又派遣旧

是人争归之，不移时，克罗城。彦曾退保子城，民助贼攻之，推草车塞门而焚之，城陷。贼囚彦曾于大彭馆，执尹戡、杜璋、徐行俭，割而锉之，尽灭其族。勋坐听事，盛陈兵卫，文武将吏伏谒，莫敢仰视。即日，城中愿附从者万余人。

戊寅，勋召温庭皓，使草表求节钺，庭皓曰：“此事甚大，非顷刻可成，请还家徐草之。”勋许之。明旦，勋使趣之，庭皓来见勋曰：“昨日所以不即拒者，欲一见妻子耳。今已与妻子别，谨来就死。”勋熟视，笑曰：“书生敢尔，不畏死邪！庞勋能取徐州，何患无人草表！”遂释之。

有周重者，每以才略自负，勋迎为上客，重为勋草表，称：“臣之一军，乃汉室兴王之地。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，刑赏失中，遂致迫逐。陛下夺其节制，翦灭一军，或死或流，冤横无数。今闻本道复欲诛夷，将士不胜痛愤，推臣权兵马留后，弹压十万之师，抚有四州之地。臣闻见利乘时，帝王之资也。臣见利不失，遇时不疑；伏乞圣慈，复赐旌节。不然，挥戈曳戟，诣阙非迟！”庚辰，遣押牙张瑄奉表诣京师。

勋以许佶为都虞候，赵可立为都游弈使，党与各补牙职，分将诸军。又遣旧将刘行及



将刘行及率领一千五百人屯驻在濠州，李圆率领二千人屯驻在泗州，梁丕率领一千人屯驻在宿州，其余据要害的县镇，都修缮完治戍守准备。徐人以为旌节的来到不会超过一个月，愿意效力和献计策的人自远近辐凑而至，竟然使光、蔡、淮、浙、兖、郟、沂、密的群盗，都昼夜兼程赶来归附，填满充溢在城郭之中，十天之间，一斗米价钱贵到二百。勋伪造了崔彦曾请求剪灭徐州的表奏，其中大约说：“全军都是暴乱的士卒，都该剪除；五县（彭城、萧、丰、沛、下邳）的愚民，都该各别分属。”又伪作诏书，依照了他的所请，传布在境内。徐人都相信了，都把怨恨归之于朝廷，说：“没有桂州将士的倒戈，我们都已成为鱼肉了！”

刘行及带兵到涡口，道路上附和随从的人增加一倍，而濠州的士兵才几百，刺史卢望回平素不设戒备，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，于是敞开城门准备了牛酒来迎接。刘行及进了城，拘囚卢望回，自己摄行了刺史职事。泗州刺史杜悛听说勋作乱，完成了守备来等待他，并且向江、淮求救。李圆派遣士卒百人先进入泗州，封闭府库，悛派人去欢迎慰劳，引诱他们进城，全部杀了。第二天，李圆到达，立刻带兵包围城池，城上箭矢有如雨般地落下，贼兵死亡几百，就收兵屯驻在城西。勋因为泗州是江、淮的首当要冲，更加发兵帮助李圆的攻击，士众多到万余人，始终不能把城攻下。

起初，朝廷听说庞勋从任山还兵直驱宿州，就派高品（内侍省官）康道伟送敕书去安抚宣慰他们。十一月，道伟到了彭城。勋来到郊外迎接，从任山到子城（城内小城）有三十里路，都大事陈列甲兵，号令金鼓的响声震动山谷，城中丁壮男子，都被驱使登上城墙。在球场欢宴康道伟，使人假装群盗投降了几千人，各寨来传捷报的人有几十位；又作

将千五百人屯濠州，李圆将二千人屯泗州，梁丕将千人屯宿州，自余要害县镇，悉缮完戍守。徐人谓旌节之至不过旬月，愿效力献策者远近辐凑，乃至光、蔡、淮、浙、兖、郟、沂、密群盗，皆倍道归之，阗溢郭郭，旬日间，米斗直钱二百。勋诈为崔彦曾请翦灭徐州表，其略曰：“一军暴卒，尽可翦除；五县愚民，各宜配隶。”又作诏书，依其所请，传布境内。徐人信之，皆归怨朝廷，曰：“微桂州将士回戈，吾徒悉为鱼肉矣！”

刘行及引兵至涡口，道路附从者增倍，濠州兵才数百，刺史卢望回素不设备，不知所为，乃开门具牛酒迎之。行及入城，囚望回，自行刺史事。泗州刺史杜悛闻勋作乱，完守备以待之，且求救于江、淮。李圆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，封府库，悛遣人迎劳，诱之入城，悉诛之。明日，圆至，即引兵围城，城上矢石雨下，贼死者数百，乃敛兵屯城西。勋以泗州当江、淮之冲，益发兵助圆攻之，众至万馀，终不能克。

初，朝廷闻庞勋自任山还趣宿州，遣高品康道伟赍敕书抚慰之。十一月，道伟至彭城。勋出郊迎，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，大陈甲兵，号令金鼓响震山谷，城中丁壮，悉驱使乘城。宴道伟于毬场，使人诈为群盗降者数千人，诸寨告捷者数十辈；复作求节钺表，附

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

了求节钺的奏表，附托道伟转告。

起初，辛云京的孙子诜，寄居在广陵，喜欢任侠，年岁五十仍未做官，和杜慆有故旧之谊，听说庞勋作乱，就到了泗州，劝慆全家躲避，慆说：“平安时享受禄位，危难时抛弃城池，这种事我是不做的！况且每人都有家庭，谁不爱它呢？我独自一人求生，以什么来安定民众！发誓决心和将士共为守此城池而死！”诜说：“公能如此，我与公同死！”于是回到广陵，和他的家人诀别，壬辰日（初三），又往泗州。当时百姓避乱，扶老携幼，充塞道路而来，遇见诜，都阻止他说：“大家都往南逃，只有你朝北走，就算死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！”诜不回答。到泗州，贼兵已临城下，诜急忙划了小船进去，慆立刻派署他做团练判官。城中危急恐惧，都押牙李雅有勇气谋略，替慆布置守备，率领士众鼓动哗噪，从四方出兵攻击贼人，贼兵退守到徐城，大家的心才稍微安定。

庞勋招募人当兵，人人贪图剽窃抢夺的利益，争相前往，甚至父亲遣送儿子，妻子勉励丈夫，都砍断了锄头而磨得尖锐了，拿着去应征。

邻道听说勋占据了徐州，各派兵据守要害，然而官兵仍少，而贼人越来越增加，官军几次失利，贼兵终于攻破了鱼台附近的十县。宋州的东方有座磨山，百姓都逃到上面躲藏起来，勋派了他的大将张玄稔包围了磨山，适逢旱灾，山泉涸竭，数万人都被渴死。

有人劝勋说：“留后只想求节钺，就应该恭顺地尽臣礼来事奉天子，对外敛止士卒，对内安抚百姓，庶几可得到节钺。”勋虽然不能采用，但是在国家忌日时还是设斋焚香，大

道伟以闻。

初，辛云京之孙诜，寓居广陵，喜任侠，年五十不仕；与杜慆有旧，闻庞勋作乱，诣泗州，劝慆挈家避之，慆曰：“安平享其禄位，危难弃其城池，吾不为也！且人各有家，谁不爱之？我独求生，何以安众！誓与将士共死此城耳！”诜曰：“公能如是，仆与公同死！”乃还广陵，与其家诀，壬辰，复如泗州。时民避乱，扶老携幼，塞途而来，见诜，皆止之曰：“人皆南走，子独北行，取死何为！”诜不应。至泗州，贼已至城下，诜急棹小舟得入，慆即署团练判官。城中危惧，都押牙李雅有勇略，为慆设守备，帅众鼓噪，四出击贼，贼退屯徐城，众心稍安。

庞勋募人为兵，人利于剽掠，争赴之，至父遣其子，妻勉其夫，皆断锄首而锐之，执以应募。

邻道闻勋据徐州，各遣兵据要害，而官军尚少，贼众日滋，官军数不利。贼遂破鱼台近十县。宋州东有磨山，民逃匿其上，勋遣其将张玄稔围之。会旱，山泉竭，数万口皆渴死。

或说勋曰：“留后止欲求节钺，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，外戢士卒，内抚百姓，庶几可得。”勋虽不能用，然国忌犹行香，飨士卒必先西向拜谢。癸卯，勋闻敕使入境，以为必赐

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

他，公弁才免一死。诩于是回头望着泗州，整天痛哭，士卒都被他感动得流下眼泪。厚本才答应分出五百人给他，就问将士，将士都愿意出发。诩离位起身向将士叩头表示谢意，于是就率领士卒抵达了淮水的南岸，看到贼兵正在攻城，有军吏说：“贼兵的形势好像已经进城，军队返回则较有利。”诩在后追逐他，捉住了他的发髻，举起剑来攻击他，士卒们一起救他说：“他是一千五百人的判官，不可以杀掉。”诩说：“面临敌人阵营前竟出妄言惑士众，一定不能宽舍！”众人一看请求不成，就一起来抢人，而诩一向力气大，众人都夺不去。诩说：“只要将士登上舟船，我就宽舍此人。”士众抢着上了船，于是就把他宽舍了。士卒中凡有回头观望的，就砍杀。把士兵驱使到淮北，引兵攻击贼兵。愠在城墙上布置兵力和诩相应，贼兵终于败走，鼓噪大呼地追逐贼兵，直到傍晚时才回来。

庞勋派了他的大将刘佶率领精锐士兵几千人帮助吴迥攻打泗州，刘行及从濠州派遣他的大将王弘立带兵去会合。戊午日（二十九日），镇海节度使杜审权派都头翟行约率领四千人去救援泗州，己未日（三十日），行约带兵到泗州，在淮南遭到贼兵迎击，并被包围起来，城中兵力太少，不能营救，行约和士卒都被杀。先是，令狐绹派李湘带兵数千人去救泗州，和郭厚本、袁公弁的兵力会合屯驻在都梁城，和泗州隔着淮水相望。贼兵既已破了翟行约，乘胜包围都梁城。十二月，甲子日（初五），李湘等带兵出战，大败，贼兵于是攻陷都梁城，捉了李湘和郭厚本送到徐州，占据了淮口（泗水入淮之口），河上的运输道路（指东南漕驿入上都）断绝。

康承训驻军在新兴，贼将姚周屯扎在柳子，出兵抗拒。当时诸道集合的兵力才一万人，承训以为众寡悬殊不能对敌，退守到宋州。庞勋以为官军不值得畏惧，于是分别派遣

仅免。诩乃回望泗州，恸哭终日，士卒皆为之流涕。厚本乃许分五百人与之，仍问将士，将士皆愿行。诩举身叩头以谢将士，遂帅之抵淮南岸，望贼方攻城，有军吏言曰：“贼势已似入城，还去则便。”诩逐之，揽得其髻，举剑击之，士卒共救之，曰：“千五百人判官，不可杀也。”诩曰：“临陈妄言惑众，必不可舍！”众请不能得，乃共夺之。诩素多力，众不能夺。诩曰：“将士但登舟，我则舍此人。”众竞登舟，乃舍之。士卒有回顾者，则斫之。驱至淮北，勒兵击贼。愠于城上布兵与之相应，贼遂败走，鼓噪逐之，至晡而还。

庞勋遣其将刘佶将精兵数千助吴迥攻泗州，刘行及自濠州遣其将王弘立引兵会之。戊午，镇海节度使杜审权遣都头翟行约将四千人救泗州，己未，行约引兵至泗州，贼逆击于淮南，围之，城中兵少，不能救，行约及士卒尽死。先是，令狐绹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，与郭厚本、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，与泗州隔淮相望。贼既破翟行约，乘胜围之。十二月甲子，李湘等引兵出战，大败，贼遂陷都梁城，执湘及郭厚本送徐州；据淮口，漕驿路绝。

康承训军于新兴，贼将姚周屯柳子，出兵拒之。时诸道兵集者才万人，承训以众寡不敌，退屯宋州。庞勋以为官军不足畏，乃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寇舒、庐，北侵



他的大将丁从实等各率领几千人，往南方侵犯舒、庐，向北方侵犯沂、海，攻破沭阳、下蔡、乌江、巢县，攻陷滁州，杀了刺史高锡望。又侵犯和州，刺史崔雍派人用牛酒来犒劳他们，带引贼兵登上城楼一起饮酒，命令军士解掉甲冑，指着所爱的两个人，说是子弟，请求保全他们，其余的人就任凭贼兵处置。贼兵于是在城中大肆抢夺，杀了士卒八百多人。

泗州的援兵已经断绝，粮食也将用尽，每人都只能吃稀粥。闰月，己亥日（初十），辛诩对杜愔说，请准出城到淮、浙去请求救兵，夜间，率领敢死士卒十人，拿着长柄的斧头，乘着小船，暗中前往斫破了贼兵的水寨而出。第二天，贼兵才发觉，用五只船在前面拦截，用五千人夹两岸追击。贼兵的船重所以行动迟缓，诩的船轻所以船行疾速，拼力打斗了三十多里，才得脱出。癸卯日（十四日），到扬州，见到令狐綯；甲辰日（十五日），到润州，见到杜审权。当时泗州已经长久没有消息，或有传言说已经失陷，诩既然到了，审权就派押牙赵翼率领甲士二千人，和淮南共同输送米五千斛、盐五百斛去救援泗州。

戴可师率领士兵三万人渡过淮水，转战而前进，贼兵完全抛弃了淮南的守备，可师想先夺下淮口，然后救泗州，壬申日（闰十二月无此日），包围都梁城；城中贼兵少，在城上跪拜说：“正想和都头商议出来投降。”可师为了他们退兵五里。贼兵在夜间逃遁，第二天，只剩下一座空城。可师仗恃着得胜的骄傲而不设置守备，当天大雾，贼将王弘立率兵数万从捷径奄忽而至，大击官军，官军来不及排成行列，于是大败，将士多身触兵刃以及在淮水中溺死，得免的才几百人，亡失的器械、资粮、车马以万计，贼兵传送可师以及监军、将校的首级到彭城。

沂、海，破沭阳、下蔡、乌江、巢县，攻陷滁州，杀刺史高锡望。又寇和州，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，引贼登楼共饮，命军士皆释甲，指所爱二人为子弟，乞全之，其余惟贼所处。贼遂大掠城中，杀士卒八百余人。

泗州援兵既绝，粮且尽，人食薄粥。闰月己亥，辛诩言于杜愔，请出求救于淮、浙，夜，帅敢死士十人，执长柯斧，乘小舟，潜往斫贼水寨而出。明旦，贼乃觉之，以五舟遮其前，以五千人夹岸追之。贼舟重行迟，诩舟轻行疾，力斗三十余里，乃得免。癸卯，至扬州，见令狐綯；甲辰，至润州，见杜审权。时泗州久无声问，或传已陷，诩既至，审权乃遣押牙赵翼将甲士二千人，与淮南共输米五千斛、盐五百斛以救泗州。

戴可师将兵三万渡淮，转战而前，贼尽弃淮南之守。可师欲先夺淮口，后救泗州，壬申，围都梁城；城中贼少，拜于城上曰：“方与都头议出降。”可师为之退五里。贼夜遁，明旦，惟空城。可师恃胜不设备，是日大雾，贼将王弘立引兵数万疾径奄至，纵击官军，官军不及成列，遂大败，将士触兵及溺淮死，得免者才数百人，亡器械、资粮、车马以万计，贼传可师及监军、将校首于彭城。

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）

庞勋自以为天下无敌，作报捷文书（露布），散布告示到各寨以及乡村，于是淮南的士民震惊恐惧，往往避难到江左。令狐绹怕他们来侵犯，派使去见庞勋，并加劝说晓谕，答应他代为上奏请节钺，勋才停止军事，等待救命。由是淮南才能够稍事收聚四散的士卒，修饬守备。

当时汴京的通路已断绝，江、淮间的往来，都出自寿州，贼兵既然攻破了戴可师，乘胜包围寿州，抢掠诸道贡献以及商人的财货，于是这条道路再度断绝。勋更加骄傲，每日从事游猎宴会，周重进谏说：“自古以来，骄傲志满，奢侈逸豫，致使得到后再度失去，成功后又失败的例子多了，况且还没得到、还没成功就骄傲奢侈的人呢！”

诸道兵力大量集中在宋州，徐州开始恐惧，应募的人就更加少了，然而诸寨募求增加兵力的人却相继不绝。勋于是派他的同党散布到乡村，驱使百姓当兵。又看兵力已达几万人，而金钱粮食则匮乏用尽，于是暴敛富有人家和商旅的钱财，十分中征收七八分，因而藏匿钱财以致犯罪夷灭宗族的有几百家，而且和勋在桂州同时举兵的人更加骄横暴虐，抢夺别人财产，掳掠别人妇女，勋也没法制止，因此境内的百姓都厌恶他们，而以此为苦，生活都成了问题了！

王晏权的军队屡次地败北，朝廷就命令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替晏权做徐州北面招讨使。前任天雄节度使何全皞派他的大将薛尤率兵一万三千人征讨庞勋，曹翔驻军在滕、沛，薛尤屯驻在丰、萧。

#### 6. 这一年，江、淮旱灾，蝗虫为害。

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，作露布，散示诸寨及乡村，于是淮南士民震恐，往往避地江左。令狐绹畏其侵轶，遣使诣勋说谕，许为奏请节钺，勋乃息兵俟命。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，修守备。

时汴路既绝，江、淮往来皆出寿州，贼既破戴可师，乘胜围寿州，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，其路复绝。勋益自骄，日事游宴，周重谏曰：“自古骄满奢逸，得而复失，成而复败，多矣，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！”

诸道兵大集于宋州，徐州始惧，应募者益少，而诸寨求益兵者相继。勋乃使其党散入乡村，驱人为兵。又见兵已及数万人，资粮匱竭，乃敛富室及商旅财，什取其七八，坐匿财夷宗者数百家。又与勋同举兵于桂州者尤骄暴，夺人资财，掠人妇女，勋不能制，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，不聊生矣！

王晏权兵数退衄，朝廷命泰宁节度使曹翔代晏权为徐州北面招讨使。前天雄节度使何全皞遣其将薛尤将兵万三千人讨庞勋，翔军于滕、沛，尤军于丰、萧。

#### 6. 是岁，江、淮旱，蝗。





### 十年（己丑，869）

1. 春，正月，康承训率领诸道军队七万多人屯扎在柳子的西方，从新兴直到鹿塘三十里间，营寨相连不绝。徐兵则分别戍守在四方境界，城中不到几千人，庞勋已开始恐惧。百姓则多数掘地为穴而藏匿在其中，勋派人搜索地穴中的百姓出来当兵，每天只不过三二十人。

勋的大将孟敬文驻守在丰县，狡猾悍勇而且兵力众多，计谋对庞勋不忠，自己造了符瑞策讖。勋已经风闻此事，适逢魏博攻打丰县，勋派遣心腹大将率领三千人协助敬文守丰县；敬文和他相约共同攻击魏博军，并且赞誉他的英勇，派他做前锋。庞勋新附的军队和魏博军交战时，敬文带着兵退走，使新附军全军尽没。而勋却派使者欺骗他说：“王弘立已经攻克淮南，留后准备亲自前往镇守；把诸将全部召集来，准备选择一位可以戍守徐州的人。”敬文大喜，立刻奔驰到了彭城。将到达离城几里路时，勋埋伏士兵擒住敬文，辛酉日（初三），把他杀了。

2. 丁卯日（初九），同昌公主嫁给右拾遗韦保衡，派保衡做起居郎、驸马都尉。公主是郭淑妃所生，皇上特别宠爱她，用尽了宫中的珍玩作为陪嫁的礼物，在广化里赐给宅第，门窗之上都装饰上各种珍宝，连井栏、药臼、槽柜也都用金银做成，用金缕编成箕筐，赐给金钱五百万缗，其他的东西也与此相当。

3. 徐州贼兵侵犯海州，当时诸道兵力戍守在海州的已经有几千人，暗中锯断了贼兵必经的桥梁的桥柱，而不使它分开，于是埋伏士兵在重要据点等待，当贼兵经过时，桥突然崩塌，急遽之间贼兵四处散乱，伏兵发动攻击，把贼兵完全诛灭了。贼兵之攻打寿州的，

### 十年（己丑，869）

1. 春，正月，康承训将诸道军七万馀人屯柳子之西，自新兴至鹿塘三十里，壁垒相属。徐兵分戍四境，城中不及数千人，庞勋始惧。民多穴地匿其中，勋遣人搜掘为兵，日不过得三二十人。

勋将孟敬文守丰县，狡悍而兵多，谋贰于勋，自为符讖。勋闻之，会魏博攻丰，勋遣腹心将三千助敬文守丰；敬文与之约共击魏博军，且誉其勇，使为前锋。新军既与魏博战，敬文引兵退走，新军尽没。勋乃遣使给之曰：“王弘立已克淮南，留后欲自往镇之；悉召诸将，欲选一人可守徐州者。”敬文喜，即驰诣彭城。未至城数里，勋伏兵擒之，辛酉，杀之。

2. 丁卯，同昌公主适右拾遗韦保衡，以保衡为起居郎、驸马都尉。公主，郭淑妃之女，上特爱之，倾官中珍玩以为资送，赐第于广化里，窗户皆饰以杂宝，井栏、药臼、槽匱亦以金银为之，编金缕以为箕筐，赐钱五百万缗，他物称是。

3. 徐贼寇海州。时诸道兵戍海州者已数千人，断贼所过桥柱而弗殊，仍伏兵要害以待之。贼过，桥崩，苍黄散乱，伏兵发，尽殪之。其攻寿州者复为南道军所破，斩获数千人。